

编者按

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，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。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惘，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。离别后，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，永不老去。席慕蓉的《乡愁》打动了无数人的心。对于国人来说，乡土情结挥之不去。每逢年节，人们像一只只候鸟飞回老家栖息。如今年过了，节也过了，又从故乡出发，去往异乡。然而，老屋的时光在心中从未黯淡，故乡的草木依旧在梦中芬芳。本期作品版策划《乡愁是不老的树》专题，精选王太宁乡情散文，以飨读者。

乡愁是不老的树

那人·那年

老家在大泥河畔不到两公里的河湾里，住着三十多户人家，记忆中清一色的土墙瓦房，纵横有序地分作上、中、下院。湾里房屋相连，鸡犬相闻；往来无防，夜不闭户；黄发垂髫，怡然自乐。

我没有参加工作之前的近二十年时间里，老家没有老死过一个人，所以，也从未看到过人们脸上的悲哀。那时，上院的儿子多，中院的女儿多，下院的儿女基本各半。青年男女比我大十多岁，和我年龄不差上下的也有五六个，一有时间大家就在一起玩。村院前面有一个大竹园和一个大稻场，夏天在大竹园里荡秋千、玩老鹰吃羊；冬天就在大稻场上跳绳、玩老鹰抓小鸡。

过年是最盼望也是最热闹的时候。“过了八月半，就把年来盼”，中秋节后就眼巴巴地盼着过年，只有过年才会有好吃好玩的。腊月二十三过小年时做灶饼，敬过灶王爷后，灶饼就成为我们的美食，大吃一顿。腊月二十九，炸果子、打豆腐、缝新衣，忙得不亦乐乎。我们家有方圆几里唯一的一台缝纫机，母亲是唯一一个会用缝纫机做衣服的人，在大家都还穿手缝衣服的时代，太吸引人了。大姑娘小媳妇过年想穿机制的新衣，都到我们家帮忙换工，她们帮母亲做家务，母亲帮她们做衣服，家里就热闹起来。

大年三十的上午，按照惯例还得忙乎半天，主要是打柴火挖树疙瘩，为“年夜火”做准备。俗话说“三十夜的火，十五夜的灯”，大年三十晚上必须守年夜，火越旺越好，直到迎来新年的晨曦。大年三十中午吃团年饭，各在各家。三十晚上便是湾里的男女老少“年会”的时候。姑娘们挨家挨户地包饺子、拉家常、比看新衣裳，走到哪里笑到哪里。上年纪的老爷们儿多半聚在我家抽烟喝酒，闲话家常；一帮大男人则不约而同地从下院开始走家串户，喝酒拉话，走一家，喝一家，玩一家，然后打着火把，放着鞭炮，攀爬羊肠小道，到茅草坡看望村上唯一一家独庄户，再喝个痛快，直到天亮回家；我们一帮小屁孩儿跟在后面捡小花炮，人前人后地跑个不停，新衣裳的两只口袋装得鼓囊囊的，只怪除夕夜太短，一点儿睡意都没有……

参加工作以后的二十年，虽然年年回老家，却没有再加入过这样的“年会”，一来没有在老家居住，二来人员在逐渐减少，成家的成家，出嫁的出嫁，家父和几个长辈也相继去世，院子里变得冷清了许多。

又过二十年，我再次回到老家，村院的房屋发生了很大的改变，户数少了很多，楼房却多了不少，可是当年“年会”的旧友所剩无几，从上院到下院能叫上我名字的只有寥寥数人，村子里的人口明显减少，再也没有往日的热闹……

那屋·那井

老家的房屋，最初什么时候建的，已记不清了，只记得原本是三间土屋，后来经过两次扩建。

一次是我很小的时候，农村还是大集体制，家里在生产队请了几个壮劳力夯墙，又请了几个半劳力挑土，断断续续用了几个月的时间，接了一间正屋，从此我家拥有了独立的厨房。另一次是我稍大一点的时候，兄弟姐妹们也都大了，家里房屋不够住，当时已经包产到户了，就请了几个邻居和

亲戚帮忙，在正屋后面接了几间“拖檐”（小屋）。

别小看厨房，是一天里活动最多也是最向往的地方。每次放学回家，总是饥肠辘辘，急不可耐地到厨房转一圈，在案板上看看有没有剩菜，揭开锅盖看看有没有剩饭，外婆和妈妈好像知道我们的想法，大多都没有让我们落空，多少都有些收获，万一没有，就到水缸里舀一瓢凉水，“咕咚咕咚”喝一气，填填肚子。外婆和妈妈做饭时，我总是在灶前转来转去，寻找机会快速抓一点东西喂进嘴里。厨房不光是厨房，还兼做餐厅和火炉，每到冬天，做罢饭了，顺手将灶洞里的余火铲到火炉里就地取暖，一家人围着火炉闲话家常直到夜深才散去。

睡觉的小屋放着一张木架床和很多农具，床上铺着晒干了的稻草和两床浆洗过的粗布被子，发困时倒床便睡，直到天亮，从来没有嫌弃过屋里的霉味和老鼠闹夜，少年时的很多美梦就是在这里做的。

老家扁担形的房屋呈“一”字摆放在依山临水的山湾正中，后靠两臂环抱的梁子大山，紧临碧水潺潺的大泥河，河岸是一片平整开阔而肥沃富饶的农田，远方是一道蜿蜒横亘的南坡岭，与梁子大山合抱而成一幅天然的太极图。很多人说这是一块风水宝地，我从小到大并没有感到风水怎样了得，只觉得家在这里，根就在这里，怎么也离不开。

老家门口有一个稻场，旁边有一棵桃树。每年春天，桃花盛开，春意盎然；每到六月，桃红枝绿，硕果累累。这是家人消夏乘凉之地，也是左邻右舍交流会谈之所。

在外工作的父亲每每回家，上下院子里的舅爷表叔们总要探望，父亲一遍一遍地发着从外面带回来的纸烟（香烟），我们一遍一遍地续着茶水，舅爷表叔们在桃树下边说边说着天南海北的新闻和今古奇事，也会闲话桑麻，直到夜深人静。我们是小听众，有时候听得毛骨悚然，又不愿离开；有时候听得津津有味，期待结果；有时候听得稀里糊涂，一头雾水。

在我的眼中，老家的风水全部集中在屋后的一口老井里，老井集聚后山的全部地脉于一处，形成永不枯竭的天然清泉。虽看不见地表径流，但从山沟和石缝中渗出的汨汨小溪，或成线，或成珠，或成流，在一块钟乳岩石上形成层层叠叠的水帘和瀑布，然后汇成汪汪池水。钟乳石上长满了丰美的水草，泉水冲刷着水草不停地摇头晃脑，水草又把泉水洒向池中，形成一片一片的涟漪。

井池不大，却四季澄澈。春天自不必说，碧水透明；纵使夏天暴雨期，仍清澈见底；冬天则是一道奇特的美景，平日的水线瀑布都结成了一条条冰凌，水草则成为冰凌的绿心，就像一根根天然的绿心冰棍。井水是温热的，井面冒起缕缕烟雾，冉冉升腾。

这不仅仅是我们一家人的水井，全村人都视它为命根。每年春季前夕，我和同村的几个伙伴便主动承担起淘井任务。先把水舀干，再用铲子把一年来的淤泥清理干净，除去蓬乱的杂草，然后把井沿冲洗冲洗。

说也奇怪，井底常常发现几只螃蟹，有黑壳的，也有黄壳的，鼓圆鼓圆的，还滋滋地吐着水泡儿。若是在河里，肯定捉回家吃掉了，可是在井里，我们又把螃蟹放回原处，寄希望它们多吃虫子，净化水质。

后来，虽然水井被自来水取而代之，但我每次回老家都要到水井边站一站，看一看。那里镌刻着我记忆的记忆，缕缕乡愁，如水草缠绕。



因为父母永远地长眠在老家的黄土地里，尽管兄弟姐妹们都在外谋生，老家也没有什么亲人，只有几间老屋，但心里总有牵挂，因此每年春节都得回去看看。

